

柳残阳武侠比较作品集

古
潭
群
英

●主编 江上鸥



柳残阳武侠

比较作品集

主编：沈上鸥

江苏文艺出版社

柳残阳

作品集

(苏)新登字 007 号

大漠群英

作 者：(台湾)柳残阳

责任编辑：周 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邮政编码：212300)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390,000 199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888-2/I·851

定 价：20.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柳残阳武侠比较作品集

主编：江上鸥



柳残阳(右) 江上鸥(中) 于东楼(左)
京华论剑

江苏文艺出版社

柳残阳武侠小说比较作品集

(代序)

铁血江湖残阳红

江上鸥

武侠小说林子之大,以至什么鸟都有,而以“杀”扬名立万于江湖的惟柳残阳也。

1960年前后,台湾武侠小说形成一种春秋战国局面,不仅诸侯称霸称雄,学术思想也是百家争鸣,在这种现状下,要想在武林有一席之地,就不能亦步亦趋,跟在别人的后面走。而要开创出独特的新风格和新面貌。于是柳残阳开宗立派,走与众不同的武侠之路。

柳残阳本名高见凡,柳残阳是他1961年写作新武侠小说《玉面修罗》时启用的笔名,至今使用三十余年未易其名。

柳残阳原籍山东青岛市,父亲是国民党驻海南军队的指挥官,七八岁时随家人迁台,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受教育,就读于员林中学。中学毕业未考上学,因屡试不第,于是到一合作社谋职,自食其力,其时家境不好,生活十分困窘。1961年时届二十,血气方刚的他学写武侠小说,撰写了《玉面修罗》向四雄出版社投稿,不想一炮打响,使他一夜成名,从此改变了人

生道路。成功的喜悦使他不能自己，舍弃工作而潜心钻研武侠小说的写作，并以此为生计，笔耕不辍，乐此不疲。近年移居美国，仍年年有新作问世。

柳残阳在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排名不算靠前，但其在大陆的影响甚为深广，主要得益于一些早期致力于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人，像于志宏先生，每年要进出大陆数次，将一些好的武侠小说介绍进来，其中就有柳残阳先生的作品。如《玉面修罗》、《枭霸》、《骠骑》、《霜月刀》、《千手剑》、《山君》等等。由是此故柳残阳先生的名声大噪，当然，柳残阳之名在大陆武侠小说读者群中享盛名，主要还在于他那不同凡响的作品，他那特殊的艺术风格。

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先生评他为“铁血江湖派”就是根据他的写作风格来的。而读者赞赏的也正是他那作品中略带血腥味的阳刚之气。

柳残阳先生的处女作为《玉面修罗》（又称《修罗七绝》），到1991年为止共写作了45部武侠小说。近年有十部武侠小说结稿，但均被台湾出版商收购，至今未见出版。为此在北京与其论剑时，我索要其新著两部《大漠群英》和《鹰隼入风云》在大陆出版。

叶洪生先生评柳氏的处女作“‘拟师法以超技击侠情派之奇遇取胜，但技击未臻圆熟’。继作《天佛掌》、《金壁龙纹》文笔新颖有力，已逐渐将小说追求重点转向‘江湖道义’与心理描写，然犹未能摆脱‘家难——奇迹——复仇’的窠臼。直至1966年写作《枭霸》，1967年写作《枭中雄》始建立起自己独特的阳刚风格，独树起‘铁血江湖派’的旗帜。从那以后日见成熟。”

台湾评论家胡正群先生评价柳残阳先生说：“柳残阳虽以一书成名，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命运，但他年纪轻，受的教育也有限，而此时的武侠市场‘需稿量’特大，根本来不及在文字上下功夫，新书就一本接一本的写下去，因之平心而论，柳残阳的小说，在文字上不但没有细心修饰，而且是率性信笔挥洒，尤其写草莽、市井人物的口语，完全‘自以为、想当然耳。’的一点，对江湖人粗浅认识，造成‘满嘴’‘粗鄙’的‘粗话’。而遣词造句上，往往也有悖文法，幸而，看他小说的读者，旨在求得‘感受’上的‘快感’，基于他的故事热闹，杀得过瘾，对文字文法也就无暇苛求了。”

柳残阳自独树一帜“铁血江湖派”小说风格之后，在文笔上忽而雄健、粗犷，忽而生硬、杂沓，这既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缺点，也使他成为当代描写黑道生涯的活样板，此后不少人模仿他的笔风。

尽管他笔下那些满口粗话、流气十足的江湖人物常常令一些读者不能接受，但亦有许多人从阅读中获得某种感官上的刺激，特别是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杀”得痛快淋漓，柳残阳先生还经常制造“盘肠大战”的惨烈场面，虽令人怵目惊心，但可以起到一个宣泄内心不平的作用，通过阅读、参与，将现实生活里的压抑与不平，发泄出来，所谓解恨，就是这个道理。见仁见智，这也是柳残阳小说始终毁誉参半的主要原因。

柳残阳之创作生命长达三十余年，应该说他有他自己独到的地方，柳残阳的武侠小说专以江湖黑道人物及组织为描写对象，人物一露面即是高手，既不写从小苦练武功，也不写当世哪一大门派。帮会生活，绘声绘色，过招交手自成一格，杀戮残忍惨酷，令人心惊。

如《枭霸》、《枭中雄》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是铁血江湖派的典型作品，颇具创意，不同凡品。他的著作大都以独行侠盗或职业杀手之血性、自省、孤愤为重心。《枭霸》一书写北六省绿林盟主、黑道巨擘、青龙社魁首燕铁衣在深山沟救助小兽蜂尾狐时，反被知恩不知图报的蜂尾狐毒针刺中，生命垂危，此时被天下闻名的西陲人魔，武林号称第一刀的屠森相救，屠森索恩图报，要燕铁衣助他三件事谢恩。一是向“五绝十刃”寻仇；二是向诱拐其妻的姘夫寻仇；三是向阻止他在自己地盘上打劫的“烟盟院主”管婕妤寻仇。重诺有信的燕铁衣无奈跟随屠森去做他极不愿做的事。燕铁衣是有正义感的，他承诺，但千方百计拯救无辜，他只杀戮那些罪大恶极的像“邪虎”那样的奸杀村姑的恶人。而履诺过程中他发现屠森奸女杀命、劫持无辜儿童为人质等等行径恶劣，便机警地应付屠森，既不毁诺，又不助恶，直至屠森被对手杀死。燕铁衣的人性在这里展露无遗，他是黑道人物，但却富有正义感，明辨是非。性格在这一特殊事件中多侧面、立体地得到展现。

《枭中雄》是《枭霸》的续书，该两书都是以黑道组织系列故事面目出现的，都是写燕铁衣以庞大秘密组织之力，行侠仗义的故事。书中的黑道组织类似于西方的黑手党。

胡正群先生认为它是一首残酷、妖媚的协奏曲。

柳残阳先生的另一代表作，经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的评定，《断刃》一书堪称绝佳。《断刃》情节故事并不复杂，《断刃》写于1968年，正值柳残阳自立门户的当红时期。故事情节很简单，主要是叙述黑道高手“阎罗刀”厉绝铃杀人越货，结怨绿林，被迫亡命天涯；途中因偶救官家孤女黄君雅，二

人日久生情，黄君雅劝厉绝岭改恶从善，少杀戮多存仁恕。厉绝岭听从君雅劝告，不料君雅却为此死于敌手。厉绝岭万念俱灰之下，将其成名兵器“生死桥”砸断；从此退隐江湖，不知所终。

故事描写了一个“凶手、打手、保镖、独行盗、黑吃黑者”因爱情而转变的过程，立意独特。《断刃》一书纯江湖的描写，只写黑道而无白道。书中血腥的打斗过程十分惨烈，一再出现盘肠大战的场面，这也许就是人们称他为“铁血江湖派”的原因吧。

柳残阳以此被叶洪生选人台湾九大武侠名家。《断刃》则被叶洪生先生点评为“铁血江湖派”的代表作，这一切不无道理。

叶洪生先生认为：“粗粗看来，作者塑造厉绝岭这一亡命角色，似乎胸无成算，随便捏合，并无意探索他的内心世界；好像书主除了开口就骂娘、动手就杀人之外，别无所长，甚至连自我反省的能力都没有！不！书中第九章即曾用补笔从侧面描述厉某走上‘江湖不归路’的孤寂心情，但可惜着墨不多；即使后来写厉某与另一黑道杀手季歌‘惺惺相惜’，与老友申昌玉‘义共生死’，也都点到为止，轻轻带过。直到弱女子黄君雅出现，作者才以对话辩难的方式逐渐将硬汉厉绝岭‘软化’下来，并曲曲道出其所以会‘斩人头如西瓜’的逆反心态。”

作者描写这个自嘲是‘凶手、打手、保镖、独脚盗、黑吃黑者’（第26章）的厉绝岭因爱情而转变的过程，虽仍失之粗糙。不尽理想；但立意甚佳，可褒可点。大体上还算成功。

书中曾为厉、黄二人未来共组小家庭的梦想与愿望描绘出一幅美丽的远景（第57章）；然而江湖血腥的现实却无情摧

毁了这一切。在厉绝岭跟‘黑楼’组织的最后一战中，黄君雅不改初衷，第三次为敌人乞命，竟意外死于恩将仇报的战败者之手，厉绝岭愤而砸断他的宝刀‘生死桥’。正象征着爱情幻灭，雄心已死。这是上天对他所造杀孽的惩罚还是报应？作者含蓄未说，留待读者自行体味。但不可否认，这一幕悲剧极具张力，的确动人心魄！本书的价值端在于此。”

柳残阳先生曾解释《断刃》中的“生死桥”的涵义，说那是一把刀的称号，其意在于喻指这把刀是决定江湖人生死的过渡之桥相当于地狱的奈何桥。《断刃》写的正是一个刀客的故事，“刀在人在，刀亡人亡”是江湖刀客的座右铭，是行为的座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死桥》用作书名的话，也许比《断刃》更为贴切，更能表现出本书的内涵。

继《断刃》以后，于东楼先生又推荐了四部柳残阳先生的武侠小说交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也就是今次推出的这一套《柳残阳武侠小说比较作品集》

其中有七十年代出版的《铁血侠情传》、八十年代出版的《鹰扬天下》，一部年代不详的《玉剑神箫》还有一部乃是柳残阳先生的95年12月刚杀青的新作《大漠群英》。作为“1996年武侠新作”献给读者。

《铁血侠情传》同柳残阳的其他小说一样，是以独行侠散楚戈为主角的集群故事。原书由八个故事组成，以前两个斗“十一邪”和斗“十龙门”为主，描写精彩纷呈。但后面穿插的另六个故事虽然从各个侧面揭示了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但由于游移于主要情节线索之外，虽是独立的八个中篇，又有些关连，好像一根藤上长了两个成熟的大葫芦，同时又挂了六七个不成熟的小葫芦，似乎有关，却显然不成材料。从整体布局上

看缺乏匠心，前后也缺乏呼应。为此，编辑作了大的调整。其内容上集以写斗十一邪为主。

——李映霞为救父亲李严良，相请独行侠敖楚戈助战。敖楚戈提出了十分苛刻无理的条件，要求事成日，让李映霞相许一日，李映霞忍辱答应，相偕同上海岛，经一番苦战，不光剿灭了“十一邪”，而击败了支持“十一邪”的“玉面瘟神”单宇。这一仗打得酷烈、血腥。这一故事到第六章便已结束，敖楚戈帮助李映霞消灭了“十一邪”，李映霞作好了受辱的准备，出人意外的是敖楚戈并未要挟李映霞，而是放她归去，体现了这个独行侠人性善良的一面。

接下来将有关的几个故事删除了两个，保留三个并移在其后，两个故事均是助人为乐，一是营救好友司马紫青；二是为好友庆喜而落入陷阱，奋力自救救人。第三个故事则富于喜剧性，被敖楚戈除掉的五个坏人的妻子，一齐要来跟敖楚戈，五女追一男，别具心肠，最后以敖楚戈脱身为结局，结束了上集。

这几个故事从几个不同侧面表现了敖楚戈的性格多重性，既有机智、警觉，又有幽默诙谐，写恩怨情仇，是非曲直，写人间诡谲，尔虞我诈，笔墨酣畅淋漓。

下集主要描写敖楚戈与“十龙门”之间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小说以推理为主，敖楚戈进入十龙门夺幻星蓝宝石，推导进庄寻宝接应者反陷他人重围的人究竟是谁？层层剥茧式推进，最后揭出真凶。敖楚戈奋力斗十龙，脱困又陷困，身负重伤，最后几乎濒临绝地。自己挖穴自埋十中，藏身避敌，才得以逃出死地。从18章起敖楚戈开始复仇，杀人如麻，真所谓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敖也曾求过和，但十龙不同意放他一马，必零

刀碎刚不解恨。出人意表的是：经过一番酷烈争斗，敖楚戈却不以杀戮为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他只是力擒驼龙董寿春，以他为人质，力求化解仇冤。下集在武功打斗的描述方面颇见功力，人物性格展现也很鲜明。相比之下下集要比上集精彩许多。如此调整，使得整部小说大大紧凑，可看性、紧张度大大加强。如胡正群先生所述，柳残阳在文笔上忽而雄健、粗犷，忽而生硬、杂沓，这既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缺点，笔下的人物“杀”得痛快淋漓，场面惨烈，令人休目惊心。同样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特色。

我认为柳残阳先生不属于全体武侠迷，只属于那些喜爱他的武侠迷们。

《鹰扬天下》写了另一个独行侠司马照胆。司马照胆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小偏长河铺，本想在武林拼杀的间隙，过上一阵逍遥日子，然而无意中救了被师兄追杀的袁永福，一问方知，袁的师兄不仅是邪帮“黑巾会”的老二，弑了师父，还要样意一并除掉，司马照胆于是耍管一管这“闲事”。当晚，在回旅店途中遭到一群蒙面刺客的伏击，又遇到了不堪恶霸凌辱的少女胡杏姑。胡的父母在五六百里以外，司马照胆不得不充当护花使者，一路护送，谁知这又是圈套，一路上司马照胆从许多不正常的迹象发觉了一些疑窦，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描雄，胡杏姑借机用特制毒药“定身散”麻倒了他，原来胡杏姑就是黑巾会的“喉魂雁”杜吟寒。司马照胆落入魔掌，受尽折磨。就在群魔云集，准备在他身上表演杀人游戏之际，运功自解禁制的司马照胆，一举荡灭了黑巾会。全书由三个故事组成，结构布局几乎与《铁血侠情传》差不多，可以看出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柳残阳先生写作脉络之一端。

《大漠群英》是柳残阳先生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杀青的的新作，写一个复仇的故事。

——鬼松谷与荆力疾、端木一苇均系江湖名侠，但自从他那貌若仙子的女儿鬼媚被扬威四海的“彤云山庄”少庄主鞠令卓看中后，以泰山自居，趾高气扬，跋扈天下，无恶不作，药死了端木一苇，还妄图杀害荆力疾。时值西北大旱，民不聊生，“申家三堡”堡主明王申摩岩让爱女申翔舞寻找西北首富的后裔荆力疾求援。二人经过一番波折不仅产生了真挚的爱情，还达成了提供救灾赈银的君子协定，使得大漠流出甘泉，救护了灾民，而且捕杀了怙恶不悛的鬼松谷，击败了武林一霸“彤云山庄”庄主鞠仁宽。阳光重新照耀江湖。这部小说读来似行云流水，颇有新意。不过，虽然笔力尚健，但与早年的《泉中雄》《泉雄》比，明显见弱了。

这里特别要提一笔的是《玉箫神剑》一书，从版本上来说，台湾版署名是柳残阳，西据我分析，这部书是伪作，理由有二：

一、缺乏前面几部书中的那种杀戾之气，如前所述柳残阳先生笔下的人物“杀”得痛快淋漓，场面惨烈，令人怵目惊心。西《玉箫神剑》缺的就是这股杀戾之气；

二、《玉箫神剑》文笔比较老成，有较厚实的古文底子，引经据典，吟诗著文有文采，前面胡正群先生说过：“柳残阳的小说，在文字上不但没有细心修饰，而且是率性信笔挥洒，尤其写草莽、市井人物的口语，完全‘自以为、想当然耳’的一点，对江湖人粗浅认识，造成‘满嘴’‘粗鄙’的‘粗话’。而遣词用句上，往往也有悖文法，文笔上忽而雄健、粗犷，忽而生硬、杂沓，这既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缺点”，这一部书与柳残阳的上述文法大相径庭。因此可以认定这是别人之作，冒用了柳残阳的名

字而已。

这里之所以要选(七十、八十、九十)三个不同年代的作品和一部已经辨别出的伪作,而且这三部著作不是柳残阳的代表作,不过是中等水平而已。编者坦言,柳残阳先生的几部好的作品已经先后出版或反复盗版过了,读者盼望的是新书,哪怕是档次居中的也比重复炒旧作来得好,所以选定这几部作品,一方面可以读到新作,另一方面可以作阅读比较,可以帮助读者提高鉴别力。

京华论剑

柳残阳、于东楼、江上鸥三侠 95 金秋相会于北京，在松鹤饭店就中国武侠小说的近期现状论剑于斯。

江上鸥：台湾武侠小说创作曾经盛极一时，发展至今已进入低潮，除了两位还笔耕不辍，其他还有哪几位大侠依然在磨剑？

于东楼：台湾武侠小说当红时期的大侠，古龙英年早逝，司马翎也已作古，诸葛青云于 1994 年 11 月去世，此外上官鼎久已不见动笔（上官鼎是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三兄弟合一的笔名，刘兆玄已经进入政界担任台湾交通部长，他们三兄弟一共写了十部武侠小说，现在市面上很多“上官鼎”都不是“李逸”，而是“李鬼”，或者说此“上官”不是彼“上官”）。目前尚存的人都已差不多年逾花甲，还在写作的有柳残阳、独孤红、索红、高庸、东方玉、云中岳、萧逸、曹若冰，曾执过牛耳的孙龙生重病在身，注意力在整理旧作，写新作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江上鸥：当然还有你也在不断笔耕，新作《侠者》在港台播

纸连载后反响不错。

柳残阳：不管怎么说，古龙为代表的时代已属历史了。

江上鸥：群龙无首。

于东楼：也不完全是，六七十年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当时我做汉麟出版社社长，与各位大侠交谊甚厚，那时候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出版社与作家常常沟通、切磋，作家之间也常有沙龙性质的聚会，大有你追我赶的气势，竞争心理是向上的，你好，我比你还要好。即使同一个作家，他也有这样的信心，不重复自我，不重复别人，这是很难得的。古龙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刻意追求创新，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辉煌。

江上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个时代是以古龙为代表的作家群体。

于东楼：也可以这样说，但作家们听来可能心理就不那么平衡了，譬如柳残阳先生他的作品有气势，自创了“铁血江湖派”，你很难去分谁高谁低，古柳二人的作品各有自己的读者群。比如高庸，是一个很认真很仔细的人物，写作技巧也是上乘的，他的作品很少有漏洞可挑剔，他的作品写一部是一部，经得起推敲。所以我认为各人有各人的特点，各人有各人的长处，重要的是要写出自己的风格，获得读者。

柳残阳：对！我倒到不是文人相轻，武侠小说孰高孰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重要的是作品一定得要有自己的特点，读者喜欢谁，就是谁高，读者不喜欢的就难说它高了。“铁血江湖派”不是自封的，是几十部小说下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虽然作品并不是每部都尽如人意。

于东楼：柳残阳的作品开头都很精彩，有重力，所谓凤头，但结尾就草率了，不是豹尾。

江上鸥：凤头、猪肚、豹尾是李笠翁曲话中关于写戏的诀窍，也即开头要开得美，开得漂亮，而作品中段要求内容丰满，所谓猪肚，豹尾则是要求甩得响。看来柳先生重头轻尾。

于东楼：《枭中雄》也好，《枭霸》也好，大侠燕铁衣出场一开始就很抓人。《铁血侠情传》中主角敖楚戈一出场便是应李映霞之邀去海岛救其父，他开的价很无理，竟然要李氏女供他一夜快乐。这种奇特的人物出场，一开始就留下了悬念。

柳残阳：我主张武侠小说一定要写武功招式，不然叫什么武侠小说。旧派武侠小说过于繁琐的招式描写不可取，因为缓慢的节奏，细致的描写不太适应今天人们的思维跃动的思考模式。而同样，过简，像古龙和古龙以后的温瑞安的过于简化武功招式，开始是新鲜的，用多了简化就成了简单化，也就没有了艺术趣味。

于东楼：我不主张钻到武功中去，古龙时代以前的武侠小说过于注重武功帮派的描述，象郑征因的《鹰爪王》描写旧时帮会固然出色，也为后人沿袭使用，但描写过于繁琐，常常使得情节拖沓，旧派武侠小说招式连招式，写得过多就“破气”，也即使紧张的情绪，扣人心弦的悬念，变得断续和平缓，破坏了悬念的严谨和连贯性。

江上鸥：武侠应该侠情、铁武并举，写侠情时要缱绻缠绵，而写武侠时应猛、劲、刚、威，武打场面要短镜头、快节奏、大跳跃，而不是长镜头，长镜头是摄影机一直追随着人物走，不易造出跃动的气势，也不易藏拙，而侠情则应长镜头，细腻地展露人物的情绪，性格特征。

于东楼：写武侠小说以什么去吸引人，还是要靠新颖的故事，严谨的结构，扣人心弦的悬念去吸引人，武功招式不过是